

从花甲到古稀

□陈鹏飞

虽已古稀，但父亲的微信名字是“老变小”。这些年父亲对待生活和工作一直是很乐观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父亲不服老的一种人生态度吧。

“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好困惑，亦真亦幻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。漫漫人生路上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……”这首《渴望》电视剧主题歌，和父亲从花甲到古稀的十年生活是多么相像。

10年前，父亲带着行囊从郑州到了许昌。在此之前，他干了一辈子衣活，从此又踏上了远行劳作之路。

在许昌，父亲从零开始，最先干的活是绿化项目。在工地上，父亲负责平整土地、植树、栽培花草苗木、管理和养护。两年后，父亲已开始负责一个小区的园林绿化和养护工作。

到了2014年年底，公司又委派他管理建安区五女店镇董庄村240亩苗圃和苗店村210亩苗圃，还要负责秋湖湿地公园后期管理和养护。这份工作，一直做到现在。

董庄苗圃和苗店苗圃相距12公里，父亲经常穿梭于这两个苗圃和秋湖湿地公园三地之间。他协调关系，确保苗圃作业中的施工安全，把人员调配和车辆调度等做到井然有序。

2019年8月，某小区急需3棵白蜡芯片和3棵香樟树，公司要求当天送达。为赶时间挖树，苗圃里的一窝青马蜂落在父亲的身上和头上叮咬，他全身有21处被蜇伤。他有着山里长大和当年在部队当兵锻炼的经历，凭着身体老底，竟然幸运地挺了过去。虽然圆满完成了工作，但父亲落下了瘙痒和疼痛的后遗症。

父亲在许昌，我在郑州，父亲对我的关爱从未停止。2015年前，我遇到了人生的困境，从那时起，父亲就一直支撑着这个家。2015年后，我开始创业，他把工资提前支取出来支援我一笔钱让我打拼。父亲已60多岁，拿着钱时我潸然泪下。后来我结婚生子，他又多般关心照顾，舐犊之心，了然心间。

岁月在流逝，日子也在一天天变好。由于苗圃里比较繁忙，父亲平时不怎么回郑州家里。只是每

年春节前，他会早早回家。父亲象棋下得好，名扬全小区。尽管他在家时间很少，但小区很多邻居还是记得他。

2019年春，我们开车到许昌看望父亲。到了苗圃里，两岁多的儿子带着小铲子和小铁桶，父亲带着他挖树的大铁锹，两人在沙滩上一起玩耍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2021年郑州“7·20”暴雨，父亲的苗圃也未能幸免。父亲在电话中说，苗圃遭灾了。尽管一片汪洋，父亲依然很乐观，他说虽然屋里被淹，但这里啥也不缺，不用我们操心。父亲的坚毅和豁达让我既宽慰，又心疼。

今年，父亲70岁了。前不久他告诉我，苗圃合同就要到期了，他要彻底卸下这副担子了。我很希望父亲能早点回来，在小区里散散步，下下棋，和邻居们唠唠家常叙叙旧，好好享受晚年的幸福。

岁月无声，时光如驹。已经闭幕的党的二十大，为未来的中国描绘出了新的发展蓝图和光明前景。

时代是出卷人，人民是阅卷人。在过去的十年中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经济发展，社会进步，如潮般涌动向前。

年过花甲的父亲，不甘落伍，勇于开拓，生命不止，奋斗不息，在部队里学到的知识，用长茧的双手换来日子的幸福美好。这种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深深鼓舞着我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十年岁月，寒来暑往，有多少次迎着晨曦，有多少次伴着落日，在这片苗圃里，留下他辛勤劳作的身影。挖坑栽树，培土修剪，到底有多少棵树被移植，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对于这么一份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这些年来他还是担了下来。

这十年来，他一边打理苗圃，一边学习绿化知识和传统文化易经，依然紧跟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步伐，对不熟悉的新生事物从不排斥，并通过学习欣然接受。在干活的同时，他还时不时为老家的亲戚朋友帮帮忙，为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字，永远保持着一颗向上的、年轻的心。

这十年来，我们总是聚少离多，几乎是郑州、许昌两地奔波。时间久了，村里的人也都认识了父亲，知道他是在这里负责苗圃的“大管家”。日常干活时他们就在一起，闲暇时又聚在一堆

休闲娱乐。在这平原小村庄里，留下了父亲的身影。那来回折返的串串脚印印证着父亲已经融入这里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。

前不久，看到新闻说郑许城际铁路就要开通了，我欣喜不已。我是多么盼望父亲能早日完成他的工作任务，搭乘着便捷的城际列车回到郑州的家，颐养身心。
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劳作了这么多年，父亲用自己勤劳的双手、辛勤的汗水收获了累累硕果。与此同时，他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，伟岸的身材、康健的身体已经渐渐远去。未来的日子里，唯愿父亲身体棒棒，矍铄开朗，精神向上。

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趁着还能动动，在这里能招呼着大家干活，把苗圃管好，为公司分忧，我很知足了。要不是赶上这个好时候、好时代，上哪里去做这些事情呢？虽然苦点累点，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”

可亲可敬的父亲，从花甲干到古稀。他用自己的奋斗，见证着新时代的十年。

总第一百四四期



为老爸洗脚

□刘忠民

如果不是因为检查病，老爸是不会来我家的。在医院折腾了半天，老爸相当疲惫，一进家门就坐到沙发上。看着他赤着的双脚，我决定给他洗洗。

烧了一壶热水，妻子往里面放了几片生姜片、橘子皮，又加了食盐和白醋。端到老爸脚前的时候，老爸怔了怔。

我告诉老爸：“给您泡泡脚。”老爸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，以为我嫌他的脚脏，并告诉我，临来时，已经洗过了。

“是泡脚。”我说，“泡泡舒服，解乏。”老爸的脸多云转晴，但还是有些不愿意地抬起了脚。

我捧着老爸的脚，一点一点地往水盆里放，刚一接触水面，老爸激灵了一下，缩了回去。“烫吗？”我问，“我试过的，刚刚好。”

“不，不是烫。”老爸说着，脚再次伸入水盆，水漫过老爸的脚背，直达脚踝。放稳了脚，老爸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还挺舒服呢！在家，哪有时间泡脚，凉水洗洗就睡觉，很多时候洗都懒得洗。”

这，我是知道的。在乡下，老爸起早贪黑，下田种地，上山砍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门心思地忙生活，休息的时间只有熄灯睡觉的晚上。这些年，他把我们姊弟五个一个个供养成人，我们都离开了家，到他乡谋生活，只留下老爸一个人，守着老旧的房子和那些他离不开的田地。现在，他老了，身体已大不如从前，可他依然不舍得离开那片故土。

趁老爸舒服的当口，我劝老爸说：“搬到我这儿来住吧。”

一听这话，老爸又一激灵，瞪着眼睛说：“那怎么行？家里还有十多亩地，还有牛、猪、鸡……”

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劝老爸进城了，哥哥姐姐们也都劝过老爸，可老爸一次次回绝，一是因为他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怀，再一个是他不想给我们添麻烦。他说：“在乡下，我还有活做，在你们家里，我只能是个闲人。人一闲着，就会生病的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老爸泡了不一会儿，就着急了。我说：“再泡一会儿吧。”

又泡了五六分钟，我抬起老爸的右脚，给他搓了起来。一开始，老爸一个劲地想往回抽脚，我把手不放。

老爸说：“不理汰呀，不用搓了。”其实，我已经搓下了老爸脚上的很多老泥。这双脚板常年与泥土打交道。夏天锄地的时候，老爸是光着脚板的，他说，这样熨帖；就是在猪圈、牛棚里出粪，老爸也一样光着脚板，因为，他不舍得穿鞋，更不舍得花钱买靴子。冬天，老爸的脚会裂口子，小孩的嘴一样，流出血来。

搓完了两只脚，我又把老爸的脚抬起来，攥起拳头，用凸起的骨节去按老爸的脚板，按得老爸“嘿嘿嘿”笑个不停。“这是干什么呀？”老爸边笑边问。“足底按摩啊。人的足底有很多穴位，按摩能促进血液循环，睡觉也踏实。”

“轻点轻点。”老爸说。我就轻轻地按，按了一阵，老爸有些适应了，渐渐安稳下来。我捧着老爸的脚，看到这双坚实的铁脚板已经明显地消瘦了，暴起了条条青筋。为了家，为了我们这些孩子，老爸熬尽了心血，现在，他还在为我们操着心，把地里打出来的粮食，院子里鸡鸭鹅蛋、猪肉等一份份分给我们……猛然听到了老爸的鼾声，抬头一看，老爸舒展着眉眼，倚在沙发上，鼻息均匀，睡得很安稳。

书中慢光阴

□耿艳菊

云中谁寄锦书来？书信曾经是生活中最亮丽的珍珠。通信不发达的岁月，关山万里，云水迢迢，一封信寄托了慢慢光阴里欲说还休的婉转心事和切切想念。大小事情，殷殷叮咛，冷热寒暖，开心难过，一一诉诸笔端，如缓缓溪水流淌心间，每一个字都是灵动的音符，拨弄着心弦。那是一道美丽无比的光，照亮沉寂庸常。

书信的神奇在于牵着两端，一端坐着思念，一端坐着喜悦的思念。当书信穿过日月风尘到达手中时，一个个字带着想念人的温度宛若站在眼前。见字如面。一笔一画里藏着心心念念之人的喜和忧，眉眼和姿态，甚至一声笑一声叹息。

字如其人。一个人的字体现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心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没有两个相同的人，也没有相同的字。几个字在眼前，立即就能认出来。这是人与人的默契和相知，一种美妙的懂得。字是有性格和灵魂的，从心间缓缓流出，在笔端一一绽放成独一无二的花朵。

记忆中，我那书信往来的光阴要溯回到十七八岁。桃花一样安静又躁动的年纪，无处安放的心事细细密密喜欢丢进精美的信笺，折成好看的心形或者花儿的形状，郑重其事地寄出，接下来是忐忑又甜蜜地等待回信。傍晚或午后，从食堂出来，会故意绕到大门口门卫处，站在窗外，看窗下的大桌子上摆着的信件。说不好在何时熟悉的字就穿越风霜雨雪飞到眼前，就像守着一株花树，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绽放一朵，又一朵，惊喜了寂静的年华。

那时光阴慢，而每一个简单的日子都是曼妙悠长的诗句。

如今，鸿雁依旧在天，而书信往来，漫漫的等待和遥遥惊喜却是回忆片段，谁还有那份闲情和耐心去巴巴地山重水复，然后迎来柳暗花明？即使有闲情雅致，也没有那份静谧的心境了。

不过见字如面的亲切与美好对于我来说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增加了新的主题和趣味。文字于日常生活及工作之外，占据着人生横向的空间和纵向的深入，翻开书

本，与文字相见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日程。甚至，每晚唯有与文字闲聊片刻才能入睡，因此床头书籍高叠。这些书亦是精心挑选来的，一字一句都倾注了作者的深情，虽然不是为我而写，我却已习惯把它们当成给我的书信来读，沉醉其中。

早些年，喜欢看杂志，每到手，必定先看目录，每每看到喜欢的作者名字，恰若收到喜欢的人的信笺一样，心怦怦跳，欣喜万分。近些年，看杂志少了，却是书籍的忠诚者，遇到喜欢的作者的书和心仪已久的书，那种惊喜和心跳也总要蹦出来欢呼一番的。

前几天，看到一段话，甚可概括读书的喜悦和收获：“读新闻，不能算读书；与字打交道，也不能算。真正的读书，须得你捧起完整漫长的字句，心无旁骛地走进作者设定的世界里，与千年前的古人对话，观别人的不可思议人生，甚至花几个小时，去学别人用一辈子总结的经验 and 道理。世上只半日，书里过千年。合上书本，你已不再是几个小时前的你了，多奇妙。”

这是另一种深情的见字如面了，且是长长的会晤，与那些智慧的人、智慧的心灵。

胡竹峰的《中国文章》是韩少功写的序言，文末说：“中国圣贤从来主张文与人合一，于是写法就是活法。他们相信文章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作者们活出来的，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、生活环境、生活经验与感受的自然留痕。”

文章是这样的亲切，作者们像亲人知己，把人生智慧、摸索来的经验、走过的弯路和曲折，不厌其烦，耐心解读。宛若阳光雨露，滋养生命。

受益像植物生长，觉察不到，却暗自葳蕤。三毛在《送你一匹马》中说：“书读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看过的书都成了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，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。在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”

“与善人居，如入兰芷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。”如此见字如面，潜移默化，多年后，蓦然一转身，竟也是兰心蕙质，书香盈盈了。



寒鸦归林 吕超峰摄

那片银杏林

□陈颖

许昌城北有片银杏林，位于禄马桥南边，藏在清潞河的西岸。走在河堤上，往西眺，满眼金黄色，就是那片林。

银杏树枝头的叶子已经落了一部分，地上堆积着厚厚的银杏叶，银杏果散落其间。虽然在市区也见过不少美丽的银杏树，但是这么一大片银杏林，还是第一回见。

银杏林就像一幅色调温暖的画卷，吸引着游人满心欢喜地走进林子。

一排排、一列列的银杏树，笔直地撑开天与地的交接，展现出一片金黄灿烂的世界。满地厚厚的落叶，漫天飞舞的枯叶，抬头向上望，枝头还有迎风摆动的黄叶。银杏树把满满的黄色倾倒在这里，其他颜色消失隐去。漫步林间，如同步入净美的童话世界，让人忘掉烦恼和忧愁。

这片林子不是专门的景观，不少游人因为抖音平台的推荐，查了地图特意赶来。有人来这里拍照，有人来这里露营，还有的人就是来看一看，别人说好看的银杏林，到底什么样。

有种说法，看景不如听景。别人说得，拍得好，自己看时却不一定好。的确，对于自然景观，一定要亲自观赏才好。因为大自然的魔力，只有真正走进，才能感受到。就比如眼前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银杏林，其实并不是特别大，看起来却是那么辽阔深远。银杏树并不粗壮，但是静默地立在你面前，就能把你一下子裹挟进天地的静谧里。

踩在银杏叶铺的地毯上，脚步一下子无比轻盈。倚靠在银杏树的树干上，头脑顿时充满活力。

很幸运在银杏叶没有掉完之前看到了这片林，毕竟银杏林不会一直挂着叶子等着我们去观赏。四季流转从不停歇，珍惜每个当下，去赏想看的景，去见想见的人，不负这美好人生。

冬至的饺子

□宋鹏

记忆中，小时候冬至吃饺子是仅次于大年三十儿吃饺子的盛事。因为父母是双职工，所以头一天晚上，母亲就要把饺子馅盘好，面也要和好。有一年冬至，母亲一下班就立即开始擀饺子皮包饺子，我负责烧火和下饺子，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煤火灭了。这在平时不算个啥事，去邻居家换块“热煤”即可。可那天是冬至，邻里哪家不是火急火燎呢？正在这时，在中学教书的父亲回来了。他二话不说，顺手找了几块砖，搭了个简易灶台，又去外面捡了些树枝，火生起来了。锅放上，水似滚非滚，饺子似熟非熟，但它是我记忆中吃得最香的一

次饺子。

过去吃饺子，往往全家要分工协作齐上阵。我小时候的强项是下饺子，其实下饺子也是个“技术活”。我下饺子的“秘诀”是，饺子刚入锅，要顺着锅边朝一个方向推开，避免饺子粘连；然后盖住锅盖，到水大滚时才能再推饺子，推得勤饺子容易烂。另外，吃饺子时还有一个规矩：出锅的第一碗饺子一定要让长辈先吃。这也算是传统家庭的饺子文化吧。

提起冬至，我常想起30多年前在郑州求学时，几位老同学把酒言欢的往事。记得那是1991年的冬至，同在郑州求学的三位高中同学来到我租住的地方找我玩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我知

道自己兜里仅有20元钱，对于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可是半个月的伙食费啊。可为了尽地主之谊，我咬咬牙，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附近的副食店“赶集”。一出门，零星的小雪花就飘洒起来。副食店里，我先买了一袋速冻饺子，钱花了一半。半公斤饺子肯定不够四个大男人吃，咋办？我急中生智，用剩下的钱买了根大肠，又割了块豆腐，砂锅大肠炖豆腐算是“硬菜”了。当时的穷学生肚里没油水，大肠可是梦寐以求的美食。无酒不成席，我一咬牙，又花了3块钱买了一瓶鹿邑大曲。回去的路上，雪越下越急，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猛蹬，心里惦记着屋里还有仨弟兄“张着嘴”等着呢。最终，靠着好心房东提供的煤火和砂锅，一顿美餐拉开了大幕……

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多少孩提时的欢乐，少年时的忧伤，青年时的善感，中年时的跋涉，都在冬至这天纷至沓来，汇聚成忧喜交织的记忆，在这个冬日起起落落……